

廣

豐去聲

異

編

廣雅異編卷之十八

印月軒主人彙次

宜跡部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死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五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丘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路次豫章守水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僮高氏子獨在舡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

調妾亦欣然就鳥曰某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豔絕死無  
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為是其存者因與為期而  
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郎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  
船外時天無纖云月甚清明有頃遙見一女自後船出從  
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  
前持之女縱体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  
此後夜二輒來情念弥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  
事得无嫌難乎高曰固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  
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為白家令知也高大  
驚喜曰幽冥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求同枕席何樂如之女

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為開棺夜中以面秉霜露飲以薄粥  
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日遂白廣二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  
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  
有玷辱亡靈至此也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刻及夫人  
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  
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  
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  
煖氣家人大驚喜乃設帟模於牀側舉置其中夜以面承  
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日暮能  
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曰女先死屍柩亦在舟中女

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  
其地号為礼会村也

名

麗春

唐常諷家於汝穎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緝園林親  
稼植小童雞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乱若新梳  
理之狀諷異之即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如  
生人更加鍬鋪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  
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即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  
娘子多妬郎不在便生埋於園中託以它事亡去更无外  
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開廣殿貴勇甚

嚴拜其王略問事故某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  
見文案積屋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關某初一吏執案而  
問檢案言其命未合死以娘子巨蠹非禮強殺因斷滅娘  
子十一年祿以與其又經一判官案問亦見娘子判官尋  
別有故被罰去職某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被此散行  
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遣某方得處  
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數蓋以下賤之人真官不急故也天  
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與騎隨從方決幽滯令其重  
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詣形何不壞說答曰  
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傳之遂不至壞

之乃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遁幽冥中事無  
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脩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  
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  
在生之事云

徐太守女

東晉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廨中夜  
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  
亡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  
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  
否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床前有頭髮正

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頤  
而出以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  
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  
出當待本生日尚未至遂往夜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  
計生日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  
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蒸飯一盤清酒一升酌其喪前去  
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  
著檀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  
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  
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

米選吉日下禮聘為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歲  
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  
之孫

魏叔介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  
亡至四七日友婿胡長文延洞真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  
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籙  
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  
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亡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  
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然不見所以哀泣

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法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  
仆地曰媽媽在此家婢小僕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  
甚久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盃令飲即  
醒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  
四角皆金鳳口啣金絲球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  
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纔得符收真袖間却  
乘金毛羚羊二童遁而去遂覺蓋所見之者乃是夕壇上  
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  
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靴引而行殿上人青服戴青冠執  
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乙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鍊

司命第一主者同坐俄空中有青雲起王女數百捧黃幡  
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為異鬼如  
獅子形者通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召來對事安得  
輒逐命獄卒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  
冠動搖有聲云是狼荒冠上天真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  
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  
尚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  
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校傳呼引第十  
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閱可二尺長幾丈徑至地挾  
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鋸治於前楚毒

脩極三人者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為臨政酷虐二為虐  
父不孝三為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漳州稅官盜  
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  
何可救之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  
至鑊湯碓石商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  
曰舊在人間姓王在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  
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去不若只稱第幾司  
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幘次甚窄身却不在彼當  
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  
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

奏去只為排得幙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衣小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仰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真一字讀作潭字數人猜不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辯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判官密言赦文不清白再墮其四只放兩人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誦汝懶惰不肯讀書我教你聰明呪云無碍遮三界遲奇此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纔官一覺無碍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遍且謂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汚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

二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管文字第三自然山  
主第四監及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河  
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着渡河禪由河中過岸上  
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  
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  
曰自別真間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  
昔嘗與汝同官魯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  
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為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息稱  
州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黃  
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強之徧詣列位詣黃君幙前焚

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  
得解脫汝物復悲悵今從者取盂水啖叔介而乃叱之遂  
竊去方明白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  
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醺筵置龍虎堂於兩廂偏近  
外庖往來喧雜炷香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癩園中兒  
每戲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曰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  
易執事者禁而勿得至又攷所謂潭字之誤蓋詞文舊語  
肉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濤為淘以唾潤指措作潭  
字字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據取其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為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  
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  
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  
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胷不深後數日死令家人亦擊  
某繫獄州斷刑令辜內矩當決殺將入市無悼容有善相  
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  
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  
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  
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嘆異而限法不可

呼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後活因塋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為全椒令卒

秋英

臨海樂安章沆年二十餘死經日殊殯而蘇云被錄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剗時有少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沆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三隻及臂上雜寶託沆與主者求見救濟沆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沆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痛頓解不日行會日亦暮止適側小窰

非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汎共宿姬接更相問女曰我家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前倒棗樹即是也明辰各去遂并活汎先為護軍府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對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叙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入君何知其名汎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已言但不及寢嫵之事徐氏令侍婢數人進出示汎汎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汎生子名曰天賜

龍陽王丞

鄉

王渙字季光乾道末年為武陵宰郡邑蕭條世王東

使居宅當官道邊旁有圃爲士民遨嬉地季光嘗與數掾  
邢正夫約同遊未果夢出迎使客如常時所行路至王氏  
後門而止及下輿不見從卒獨一節級行前而面長二尺  
餘極可怖又一人負胡床徑入園由便門至其家到廳後  
庭飾桂廊上列水盆幌巾堂壁皆金漆涼隔頗華濟一吏  
前揖衣皂紅衫帕首季光問汝爲胥吏何裝束詭異如此  
對曰方呈稟公事於禮而然耶探懷出一牘鉗其左請書  
系云准條合央脊杖二十如言書思將退吏白須監斷乃  
可竟解而東偏門開一少年可四十許歲囚首而出顏面  
堂鬚髯挖杪自袒其背四旁無人而杖從空下少年號

呼痛楚季光測然曰此是大夫不應爾吏曰天旨已定  
當奉行曰然則稍減杖數可乎曰若決行則唯命於是  
至十三而止出就輿輿從城上行若無肩舁者殊臬兀不  
安遙望官府如郡治審視之則蘄州也拊式欲下長面持  
節者曰此處無路可下望之雖近其實甚遠已而前吏復  
至白曰更請斷高朝請案季光辭焉曰吾與之有中外不  
應治獄吏曰若是則引嫌可也以所持文書挿於腰季光  
欲取視之曰既已引嫌自不當問遂循城輿下跌而寤意  
緒絕不樂時七月間也後兩月邢君始相率尋前約入五  
園嚴然盡夢中境趣邢曰君識其子弟當令具酒拉邊

宅及柱廊水盆悅中亦歷歷舊所見邢入其內季光彷徨東廂有小室垂箔謾啟視之乃一綠衣人影像香燈羅陳蓋受杖少年也季光慄然覺如數斛水沃體少頃邢攜酒嚴來王氏婦女隨窺客皆發聲哭季光益固測問邢曰少年者何人曰此運使之子龍陽丞也下世二年矣扣其何如人曰亦謹恪無他過但暮年一事累德方在龍陽時將嫁女會已受代從已令假小吏辯集怒其遲鈍筆之至死小吏臨絕語其妻曰我抱冤以死汝宜告於官不可受賂使我無所慙如我冤未白汝勿得嫁嫁則殺汝妻泣應曰諾既乃受承錢百千置不理未幾改嫁成婚之夕筵上果

皆騰起尺餘不傾倒不一月妻無疾而死冥冥之中負此  
冤對聞其家人頃者同夢君受吏訟故適望見而悲也泰  
光始告以所夢急趨出不復再遊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  
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而晚乃仕終中散大  
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  
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詎  
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  
人夾持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季高

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室可  
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看皂衣有五六十條疏  
姓氏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  
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重  
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歟呼名問生時作何罪尊行  
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  
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亦  
在家脩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  
吏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  
諸獄事給泰兵馬令案行執獄府王諸獄楚毒各殊或針

見其舌流血竟體或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摩而行有持  
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呵然驅迫此人抱卧其上  
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堅隨  
沸翻轉有鬼持叉倚於其側有三四百人立於一面次當  
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劍為  
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斷  
悉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悉出獄門見有二人  
齎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於塔寺中懸幡燒香  
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  
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紗罩扉

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三倚甚衆見府君來敬恭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惡主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聞經法七日之中隨其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端有數百局吏對

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鴛鴦  
受人屠割姪逸者作鶴鶩鷹麋兩舌作鵠梟鵠鴝鵒者  
為騾驢牛馬秦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秦卿是誰者子  
以何罪過而來在此秦荅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  
公府辟不行脩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  
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秦問主者曰人  
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  
無有謫罰也秦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  
得以除否荅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年紀尚有  
算三十年在乃遣秦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

當告世人皆念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  
表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  
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  
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觀精進士人聞泰  
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  
關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會歎曲尋問莫不悚  
然皆即奉法

陸四娘

笠山縣丞鉅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年含光秩滿從  
家居笠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

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爾居在此邊舍  
去入成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  
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  
具亦爾父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  
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  
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  
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  
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  
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  
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於數里大戚乃去陸氏

走、房舍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寤舍光闔戶  
齋疏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  
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  
語報罹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為造金光明經今君已  
見無煩兒子也舍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  
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貸家產得五百千刺史  
以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  
山中徧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止堂山路之半遇一老  
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光明  
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

巡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誰  
是鉗耳贊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婦人出曰貴閣令相謝寫  
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  
此荅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衛仲達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  
廷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檢三人難  
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  
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籤  
而上中置紅墨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

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持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  
皆有秤吏舉簿置東秤秤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之不能  
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  
怛有悔意須臾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  
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道士至居中  
而坐望玉盤中文字僅如筋大吏持下置西秤秤亦壓地  
而東秤高舉向空大風颭起捲其紙弊大如烏鳶亂飛無  
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生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  
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  
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

會矣衛謝曰是即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  
興工脩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  
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  
萬人命君位當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  
遣人還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 郗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郗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為河朔官遂  
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  
免喪表授樟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室忽見一人繡衣佩  
刀起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為司命主者以

閩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輔  
用璽鈿標以紋鈎又象笏紫綬金龜王帶以賜惠連且喜  
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達人  
替曰驅殿吏率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  
器趨入羅為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為使之吏敢以  
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獄衛兵主將復  
有百餘人趨入羅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  
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幫藏厨膳  
吏道數目輦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獄衛兵及禮器樂  
輿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獄衛兵安在對

曰自有所自耳惠連耶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  
其導引控御從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  
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至萬餘或騎或步盡介  
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  
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  
幃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輩  
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  
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書  
致於榻上以黃紋帊蔽之其榻繞四墻又有玉冊用紫金  
填字似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關波羅玉

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生謂惠連曰  
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册  
為閻波羅王禮甚重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為司命主  
者統册立使其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  
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嶽瀆總幽冥之務非  
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册禮於幽冥豈  
非身已死乎父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  
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為念乎惠連曰然  
府掾曰册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  
至崇幸不以出顯為恨言訖遂起惠連即命駕出行而昏

然若醉者即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嘆且父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為遺命又白於縣令令曹某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卧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嘆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臾見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

外甥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第相埒  
今欲將配君子以為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  
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曰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  
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  
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  
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  
合遂為一體令即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甥女  
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

蒼壁室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俊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

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  
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  
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禽去去  
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  
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珠翠簾依稀見一  
貴人坐臨階砌似剗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  
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  
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  
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降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  
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台折數但緣

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  
借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  
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主紹  
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  
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唐害黎元必至傷上  
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它安祿山之時也  
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  
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  
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  
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宋代

終不治也謂朱衣曰當速行之朱衣泰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 朱客

太倉朱某家監搬口偕十五人為商渡海往崇明舟破皆溺死獨某得附破舟漂流六七晝夜饑甚嚙其衫至一島隱隱若有室廬某自忖雖死且觀焉遂登陸見宇巍偉扁曰紫陽府遙見一婦人於道旁汲水貌絕

妹思妹與夫皆死久矣安得尚存逼之果耳驚呼曰兄  
自而來其告以故妹因言是地紫陽真人所治掌錄天下  
罪囚汝妹夫見執後於府而家居密邇兄飢矣往飯乃引  
至家門宇整潔問妹夫何在曰差出勾人常歸矣向來安  
否曰大佳此與世人無異但世人不能來耳俄而夫歸曰  
何以有生人氣妻云汝舅在此即趨見相勞苦如平生歡  
為之設食且云世間物也但喫無害因問舅便歸耶住此  
耶住此亦不惡某言母老子幼吾焉能留亟欲歸耳夫云  
歸亦甚易吾當相送及晚復令飽餐妹隨至水濱殷勤而  
別夫乃負之而行戒其閉眼行時但聞風水聲湏臾大呼

開眼即置之於地妹夫忽不見而身在故灘上矣

### 花子

洛州刺史盧瑱妻姨常畜一獬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為人所斃後數月盧氏忽亡冥間見判官姓李乃謂曰夫人天命將盡有人切論當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謝而出行長衢中逢大宅有麗人侍婢十餘人將遊門屏使人呼夫人入謂曰夫人相識耶曰不省也麗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獸畜之賤常加育養某今為李判官別室昨所囑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俞其請只加一紀某潛已改十二年為二十以報存育之恩有頃季至別坐語未

人首以圖乙改年白李李將讓之對曰妾平生受恩以此  
申報萬不獲已料必無難之李欣然謂曰事則匪易感言  
請之切遂許之臨將別花子謂夫人曰請收餘骸為瘞埋  
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墻委糞之中夫人既蘇驗而果在  
遂以子禮葬之後申謝於夢寐之間至二十年夫人乃亡  
也

庾甲

潁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病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  
露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  
樓高峻防衛重複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

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為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  
曰此人筭尚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出至城門語  
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  
五六容色閑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  
庾云向被錄徑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隻金釧投庾云  
并此與之庾問女何姓氏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  
曰我臨亡遣齎五千錢擬市材若更生當送此錢相報  
曰不忍見君艱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庾以釧與  
吏受竟不復白便差人送去庾與女別女長嘆泣下  
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

宜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  
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  
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  
不相聞廬江之天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  
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蒞奴風容不下善鼓  
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夫性鐵而卒人多傷焉二  
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鐵不甚聰慧幼時每  
教其藝小有兩未至其母輒加鞭撻終莫究其妙每心念  
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

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片佑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  
輦我母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咷流涕如此昔八歲母玄  
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  
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  
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  
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篋諸妃出入一年上帝  
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龜太  
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值長秋殿餘  
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  
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

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蚤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復  
大譴亦上累於王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  
列虛筵設酒果彷彿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  
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日獲十曲曲之  
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然幽幽然鴉啼鬼嘯聞之者  
莫不歎歎曲有迎君樂榭林歎秦王賞金歌廣陵散行路  
難上江虹晉城僊絲竹賞金歌紅窓影十曲畢慘然謂女  
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  
宴飲即飛耗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脩文舍人元  
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宴酣令宮人遊歌之帝親執玉如

意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世  
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  
殊今若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  
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  
史崔璠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鏜可聽其差琴調不韻  
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  
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聞揚州連帥  
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  
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庶使故相李德裕議表

其事女尋卒

第十八卷終

唐書異編卷之十九

印月軒主人彙

冤報部

東洛客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謁  
至中路遇暴雨雷電日已昏黑去店尚遠歇於樹下逡巡  
雨定微月穿林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  
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拏食張生之馬  
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諛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遂以  
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遂狼狽走野以

呼呼詬罵聲餘漸不聞略抵太塚塚畔有一女立張口  
呼救命女人問之其言其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  
後有一孔卽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  
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上有人  
語推一物入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  
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既訖聞其上分錢物衣  
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  
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  
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  
人至明鄉村有捕賊者至墓旁覩其血乃圍墓掘之覩賊

兩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  
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刦賊殺人送於此偶  
墜下耳答之數十乃送於縣行二里見其從奴鞍馬悉  
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  
不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  
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為保明先生記刦賊數  
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  
物冤魂假手於張生以禽賊耳

鄂州小將

鄂州小將其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事

相與歸寧殺之於路棄尸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婢見已亦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荅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卓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舡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一小室中捕一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某亦恍然莫之測也俄而設食具酒復延入內室置飲食於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若無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

血滿地問其鄰云此空宅久無居人矣

盧氏

上谷侯生者家於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立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屨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為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父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

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窮野而  
此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  
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  
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固如是然韓氏未當死不可為  
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遽爆  
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  
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  
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  
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嘆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  
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  
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味破瓜  
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既  
佳旬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  
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相狎或

綠翹

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  
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為伯舅見念命為已女故以盧  
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之者必鳴瑟賦詩間以謔浪情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  
陌春望遠堦微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  
香空上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  
勝花此數聯為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  
機為隣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  
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  
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昵者意翹與之私及夜  
張燈倚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  
檢御不令有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陽闔報  
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當於胸襟有

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垂頭  
請盃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  
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  
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姦姦於冥冥之中縱  
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  
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  
宴於機室者因搜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  
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  
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  
此遽至觀門覘視見偶語者乃訝不觀綠翹之出入

復呼數卒攜鋪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舉  
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  
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  
郎又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盧從事

顏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  
甚蹇劣傳素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  
貧薄斲斲乘之甚勞苦然未有銜檠之失傳素頗愛之一  
旦傳素因省其槽枥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  
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里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

故湏曉言非是變恠乞丈人少留傳春曰爾畜生也忽曉  
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主人親  
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  
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  
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畧盡此時丈人  
在遠無柰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  
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償他錢若後作人身待  
長大則不及矣當湏誓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  
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群馬中即阿馬通今身  
也阿馬在丈人槽櫪於茲五六年其心朗然常與丈人  
是

積所竭盡驚寒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夫人憐愛厚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記傭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而死請夫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夫人自乘阿馬出東柵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夫人買此馬者夫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夫人乃驤首朗吟曰既食夫人粟又飽夫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乾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素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六

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一以上請以七十  
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  
軍將曰嘻七十千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

王士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  
細行常與輕薄少年游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為詩歌人  
頗稱之屢為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  
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本  
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皮部  
畏之則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

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波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它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不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覲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其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

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  
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  
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  
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少年鞭駁驢負二  
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岩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  
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驢至逆旅解其囊得繒百餘段自  
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九二十  
七年矣昨夕君侯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  
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謝  
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歎以

後為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其首左右即於  
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  
郡齋酒醉太守因歡而訊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  
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  
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  
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坐於王氏也太守  
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塋焉

軍使女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  
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

許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  
且窮其迹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  
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遮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  
踪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舡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  
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於河明  
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舡無迹乃已嚴公後為劍南節度  
使病甚本性強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  
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  
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  
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久之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

疾灾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案陳謝奈經  
反固執如是武怒不荅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緣  
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  
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為祟遂加呵責他云上  
帝有命為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  
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  
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為之  
奈何道士曰它即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  
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  
小童一人側侍堂門外東間有一閤子亦令灑掃垂簾

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嚏又以柳枝灑地却坐瞑目叩齒  
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  
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於嚙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  
後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  
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則可  
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綺求免道士亦  
懇為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為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拜  
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却出至閣子門遂拂然而  
沒道士乃謝去嚴公即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果  
焉

果卒

桃英

晉富陽縣令王範妻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更華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譖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

退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  
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挑英魂魄亦取在女  
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詰範未敢言之便見鬼  
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驚連呼不醒家人  
奔青牛臨範上并加挑英喚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蔣  
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二月三  
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隱  
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

### 唐紹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歷歷備記而未嘗言於人

雖事

子亦不知之也。後為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素與紹休沐日多，召邀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為具饌中堂，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邀，魏縣君，與之狎，竊為君不取。紹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吾與李邀，情好逾厚。唐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紹奏畢。神武赫怒，拽元振坐於纛下，張說跪奏於馬前，稱元振有保護社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之。恨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嘗與李邀，須死而不言。今時至矣，遂為畧言之。」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善其不

免吾前世為某氏女既筭適灞陵王氏子為妻姑待至  
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困怠  
亦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慮功  
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仆裙上  
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又闔犬周章却伏牀  
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汙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  
之觸燈遂舉牀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庠折垂  
複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姑朝持裙白姑姑方書寫而  
吾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於牀下引斃犬陳於牀前而  
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於此身往者斃犬乃也

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繼手報應之常爾無駭焉及翌日講武坐誤就戮果奪逆執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之報固猶影響至於刀折殺亦不異報神明不欺矣

劉正彥

宣和中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在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遇門開必見紫衣金甲人如唐中人所徇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來宅堂頗為人害正彥張兄平生尚膽氣其怪乃書刺往謁置於門外

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  
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三百年在唐為汴宋節度使以臣  
節不終合家三百口併命於此至今思之雖悔無及客曰  
歲月如許胡為尚墮鬼錄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赦  
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為公徵福於釋氏作水陸  
薦拔以資冥福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為之客退語正彥  
它日呼關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牀而  
觀小童在旁凡執事人無不見者一僧獨懼振杵誦經  
呪纔出口紫衣已覺大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  
即仆地如為物所擊搏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食

灰挂寺浮圖三級下碑隙中人無知者今不敢隱願  
踰時乃蘇紫衣與小童皆不見問之惛然不知所言蓋此  
童為僧簪死乃從紫衣者僧忽見之故懼也建炎中正彥  
以逆誅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為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  
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  
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  
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  
其隣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墻身之

三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闋戾在內絲竹  
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內殿百里  
車輿間噓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  
堯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入宅人已奔走啟於張矣張乃易  
其衣服先往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觀之須臾至先令  
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中人非代所有及歸  
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  
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賊為其僕所發張乃令  
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  
之母強取之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彷彿見

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張疾  
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然  
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  
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  
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  
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  
亦畧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  
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綵袖於竹  
側招已者以爲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走往  
赴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

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相招肯下階耶  
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眼鼻皆血  
唯心上煖扶至堂而卒

滿少卿

滿生少鄉者失其名世為淮南望族生獨跣弛不羈浪遊  
四方至鄭圃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即知舊出鎮長安  
往投謁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為主簿贈之不能足  
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饑卧寓舍鄰叟焦大郎見面  
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  
餘哀君逆旅披褐故量相濟非有它意也生又拜焉

或自進不敢忘報自是日詣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宕  
通且室女既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  
本不相知過為極拔何其所為不義若此豈士君子之行  
其業已爾雖悔何及吾女亦不為無過若能遂為婚喜亦  
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既成婚夫婦相得歡甚居二  
年中進士第甫唱名即歸綠袍槐簡跪於外舅前隣里爭  
持羊酒往賀款款誇詫生連夕燕飲然後調官將戒行謂  
妻曰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夫人俱東雋氏本市井人  
謂生富貴可俯給便不事生理且厚贍厥壻貲產半空生  
在京得東海尉曾宗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虛名植愛

還鄉生深所不欲託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名可死  
歸展墳墓乎命僕負其囊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  
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宜思嗣續計吾為  
汝求宋都朱從簡大夫次女今事諧矣汝需次尚歲餘先  
須畢姻徐為赴官計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為族長生素敬  
畏不敢違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幡然改曰彼  
焦氏非以禮合况門戶寒微豈真吾偶哉異時來通消息  
以禮遣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裝奩甚富生大慙  
適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棄之常慮其來而查不  
聞問如是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

偶攜家人子散步後堂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逢生輒  
趨避生追視之一婦人看冠帔褰帟出乃焦氏也生惶懼  
失措焦泣泣然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孌之情畧不相念  
汝真忍人也生不暇扣其所從來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  
之久矣吾父已死兄弟不肖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一  
日方至此為閹者所拒懇祈再三僅得托足今一身孤單  
茫無棲泊汝既有嘉耦吾得備側室竟此餘生以奉事君  
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校也語畢長慟生軟語慰藉  
之且畏彰聞於外乃以語朱氏朱素賢淑欣然迎歸待之  
如妹越兩旬生微醉詣其室寢明日門不啟家人趣起視

事則反局其尸寂若無人朱氏聞之喚僕破壁而入生已死牖下口鼻流血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沒年移歲遷方獲報怨此已幽府伸訴建証衆生未及問而寤但護喪柩南還耳

李氏婦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雙雙有侍婢二十餘未衣服皆素衣禹驚問之曰自有

須飲耳女勃取鐺與之因點火作湯離間沸聲探之  
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慚愧而已因獻書  
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中山太守出適頃丘李氏  
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  
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入髓欲殺此婢  
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托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  
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  
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  
必作媒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  
承貴造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

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疋雜綵以謝禹

張客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女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聞戶聲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枕自述其所從來曰我隣家女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婦人得非所惑乎張秘不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畧無慚辭

答曰是也張與之狎不甚畏委曲扣其詳曰我故傳  
客楊生素厚楊以貲二百千約以禮娶我而三年不結盟  
我悒悒成疾求生不能家人亦見厭不勝憤鬱投繯而死  
家以所居售人今為旅舍此室實是故棲尚眷意不忍捨  
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  
妻開邸生計絕如意婦人咨嘆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  
矣憶有白金五十兩埋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君張發  
地得金如數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密語曰久留此無  
益能挈我歸乎張許諾令書一牌念二娘位藏於篋中  
遇所故緘微呼便出張悉從之貴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

於道路張殊不疑日日經行無不同處既到家徐於壁間  
設位牌妻謂其是所事神主瞻仰次婦人遽出妻驚問夫  
白斯何人勿盜掠良家子累我張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  
致詰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至城南且渡  
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相從不久奈何張泣下莫曉所云  
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揚客居  
見其家慌迫殊甚曰楊原無疾偶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  
遂歸後竟無遇

趙營奴

潭州有趙知縣女嫁泉人滕迪功而生男女五人男已

婦而趙性慘酷自專永正門戶遇夜局鎖首身自臨之莊  
侵晨弗啟待婢妻尤嚴或有獲罪輒留伴宿然後囚縛鞭  
撻以數百計氣幾絕始命拽出淳熙十六年冬妻陳嘗飯  
糲怒頗甚手殺之斷其頭及手足為五貯於糠籠而嚇老  
僕曰吾藏金銀不欲令它人知為我害於廁傍當厚搗汝  
僕喜而從之紹熙元年正月十九日辰已聞宅門未開二  
里呼問之其男曰鄰舍素請我家事須媽媽起來則可遂  
詣母房外集眾共叫移時不應鄰以告廟官廟官排闥而  
入諸人盡至獨趙氏之室悄然又破壁揭帳但流血滂沱  
文體橫卧而失首級具事狀申郡郡守顏師魯尚書捕一

乃鞠治累旬不成及三月晦日乙酉橋南有婦人左手持  
刀右挈女子首戴花滿髻歌笑而來邏卒執問為誰曰我  
乃殺滕迪功妻趙氏者即繫之入府顏公極驚異詰其故  
對曰妾非人蓋鬼也本為滕公妾名曰馨奴趙氏剗斷我  
埋於廁下投訴獄廟得以報仇恐干連無辜枉害人命所  
以冒禁明之顏不之信械項送司理獄鬼初微笑不止及  
獄吏用大辟法枷扭鎖細訊亦大笑理祿以白顏掘地得  
尸雖經百許日全不壞為辦醺席付天慶道士鄭紹敷行  
持方拜章之以鬼於枷上笑曰我去矣奄爾不見騰騰  
者盡得釋

桶張氏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為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為郎主夫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冰修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纒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

自爲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欲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美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鐲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謝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

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解  
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  
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  
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  
匿他處以為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  
有婦彼小人不暇寃所從來也積數年母語及張氏猶念  
恙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  
上仙鄭當從御宴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  
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  
女欲見其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女誰

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為鬼也驚走友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已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塚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

吳雲郎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富人吳澤將仕生一子小字雲郎自少郎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興五年八月以疾亡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澤之弟助教滋往桐庭東山

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舡暫泊於福善王廟下登岸繞  
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著皂緋背子縱步而出滋大駭就  
語之曰汝父母晝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  
對曰兄為一事拘繫留連證對泥味極苦告叔為道此意  
於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嘆息而去滋急還舍白  
兄嫂皆相持悲哭三人者共乘原舟復抵廟所雲郎已立  
津以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具述幽囚辛苦之狀語未畢  
忽怒目奮摔父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空置我金帛使我含  
冤茹痛四五十年今日決不相舍遂互相擊搏滾入水中  
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救得脫登岸困乏垂死傍人初

無所覩但見澤舉首揮思主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愿試  
問之頰感而言昔虜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齎囊  
金頗多吾心利其貲數月乘醉殺而取之自念寃債在身  
從壯至老未嘗不戚戚此兒生於壬午今日之報豈非此  
乎自是憂悶不食涉旬而死

第十九卷終